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贏得勝利，但失去和平。主要原因，為羅斯福姑息共產黨，安撫史大林，至於馬歇爾、艾奇森之愚昧，杜魯門之無能，美國國務院及財政部為共產黨徒滲透，新聞界及智識份子受蠱惑，種種因素，卒召致遠東之淪陷。杜培克教授 (Prof. Anthony Dubek) 悉心研究，博引旁徵，編著「遠東如何淪陷」一書，唐錫爾教授 (Prof. Charles Callan Tansill) 於一九六三年出書時，為作序言謂：此項史實，美國人必須熟讀，然後知今後十年中，美國人何以受此厄運云云。美國人因遠東淪陷，失去和平，故於戰後遭受煩擾固應熟讀此書；吾人大陸淪陷，千千萬萬同胞失去自由，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尤不可不讀。爰節譯重要部份，以供閱讀者之追憶。誠以了解禍亂之由來，懲前毖後，然後方知如何謀救亡圖存之道耳。茲商得東方雜誌發行人王雲五先生同意俯允自本期起開始連載，並申謝忱——譯述者誌言

書前啓示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九日美國駐蘇俄大使蒲立德於致國務卿赫爾文中，曾作下述觀測：蘇俄政府殷切期望美國將捲入對日戰爭，……至於期望蘇俄可能在對日戰爭中為美國之盟國一節，蘇俄將力圖避免，直至日本徹底失敗時，蘇俄將利用此一機會，攫取滿洲而赤化中國。此為蘇俄之計劃，其後竟一一實現。

蘇俄亦曾計劃在戰敗後的日本設立共產政權，但此計劃卒不能實現。當蘇俄的間諜懷德 (Harry Dexter White) 及其伙伴在美國政府中努力工作，欲達此目的，不圖為一位具有不可折挫品德之巨人所阻遏，此人即是征服日本而為其救星麥克阿瑟將軍是也。

至於中國，雖有試欲予以援救而終無其人耳。

厲 昭 節 譯
Prof. Anthony Dubek 原著

第一部 太平洋區域失其均勢

第一章 蘇俄在太平洋戰爭中主

要目的

珍珠港事變儼如揭開一幕希臘悲劇，在本世紀之初，自美國聲明門戶開放政策以來，力謀維持中國的領土與行政完整，但遠東權力之逐角，與中國境內局勢之混亂，使美國此項政策難以見諸實行。

遠東如何淪陷

目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共產主義即對遠東安全發生威脅。一九一七年列寧所領導之政變成功，不獨在俄國樹立政權，且對亞洲人文發生最有力之影響。其在中國，俄國共產黨徒宣揚共產主義，頗受歡迎，於是準備入侵。一九二〇年列寧派其秘書馬林前往中國，秘密組織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支部，是為亞洲共產運動之先河。

一九三二年蘇俄政府派遣越飛 (Adolf Joffe) 至中國，欲與中國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同時復允予南方倡導革命運動志在推翻北京政府的國民黨以援助，越飛在北京活動失敗，但在一九

二三年一月間在上海得晤孫中山先生，卒能獲致蘇俄與國民黨合作之協議。

越飛返俄，蘇俄遠東外交能手加拉罕繼往中國，一九二四年蘇俄政府卒得北京政府之承認。同時孫中山先生致函駐北京之加拉罕，請派代表與其洽商建立彼此間之關係，加拉罕即派鮑羅廷爲代表，鮑氏於一九二三年抵達孫氏所建國民黨所在地之廣州。自是蘇俄代表與北京政府維持通常外交關係，而共產國際則與國民黨往來。

鮑羅廷之任務，在使國民黨復興，一面開始在中國傳播共產學說，使日本之地位遭受影響。其所以關係日本者，即共產主義是否將在中國獲勝，而將此千千萬萬中國人民受制於莫斯科。共產國際不惜金錢與人力，以創建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對亞洲之策略，自始即甚活躍，努力不懈。

中俄兩國之磨擦，泰半由於合辦中東鐵路，雙方各有爭執。一九二四年中蘇協定——按指「解決中俄懸案大綱」——規定中東鐵路爲兩國合營之商業機構，該協定併會規定不得作敵視對方政府與社會之宣傳。一九二七年春間，東三省首長張作霖據報，俄人違反一九二四年協定之規定，散播有利於共產主義之宣傳，同年四月六日張之軍隊搜查北京俄國使館，發現大批文件，證明俄國使館散發宣傳共產文字，顯係違約之行為。一九二八年五月廿七日張之軍隊又搜查俄國駐哈爾濱領事館，並拘捕館員四十二人。

上述事件，證明蘇俄在中國進行共產運動，不遺餘力。日本目睹此種情勢，爲維護其安全

計，開始採取步驟，阻遏紅潮之暢流。日本深知共產運動對遠東威脅之嚴重，一九二九年中俄兩國間衝突之結果，對日本發生重大影響，中國警察搜查俄國駐哈爾濱領事館所獲大批文件，足證明俄方違背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毫無疑問，日本政界人士，認爲非在東三省與內蒙建立防共據點，則共產主義勢必侵入整個華北而威脅日本之安全。對日人而言，此實爲有關日本國運之重大問題。

美國政府對日本之顧慮，不予重視。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東三省事變，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主張對於以武力侵略所得之領土不予承認，並建議國聯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結果，日本退出國聯。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繼任總統，極力執行史汀生不承認政策。自是對日戰爭，已成爲不可避免之事。迨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羅斯福總統在文加哥發表「隔離侵略」之演詞，即針對日本而發，其後所採種種抑制日本之措施，確如格儒大使 Joseph Grew 所言：「終必導致戰爭」。

日本在此情勢下，不得不採取對策，決計向南發展，以便取得其軍工業所必需之汽油、橡膠、鉛鐵以及食糧等物資。一九四一年七月羅斯福總統又發佈命令，凍結日本在美之資產，實行經濟封鎖日本之策略。羅斯福總統及其閣員似不能了解遠東實況，不知東省內蒙爲日本之禁區，日本所有各派政界人士無不重視俄國對日本安全之威脅。自一九二三年以來，當共產紅潮捲入華北時，日本軍人即深知俄國決利用其西伯利亞據點向中國滲透。一九三四年以後，蘇俄果侵佔新疆

及外蒙，日本安全雖受莫大威脅，但仍願與美國洽商以策安全，而將侵入中國之軍隊逐步撤退。

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德軍進擊俄國，對日本發生重大影響。駐東京德使旋即奉命向日本交涉，一致對俄作戰，以謀奠定東亞新秩序。蓋以擊敗蘇俄後，中國問題之解決，當無困難。日外相松岡洋右旋即進宮奏請天皇核奪，但遭漠視。日本深謀遠慮，擬俟蘇俄潰敗，日本乘機進取，旋即增強滿洲駐軍，待機而動。七月二日東京召開御前會議，決議不向西伯利亞進攻蘇聯，而不惜冒險與英美作戰，南向侵入安南與暹羅。對蘇俄仍守中立，一旦俄國潰敗，日本當乘機對俄作戰，以鞏固北方之安全。日德兩國聯合對俄作戰之可能，向爲蘇俄所顧慮，然按其實際，日德聯合侵俄，日本並無實惠。日本所需者爲汽油，鑒於美國所採經濟封鎖策略，日本惟有向東南進取，始能獲得汽油，日本海軍軍官莫不反對對英、美、蘇俄同時作戰，日本南進策略之決定，極其重要，蘇俄因此能將其能征慣戰之遠東軍隊，運往西方，增強其西方陣線。

一九三六年日本雖加盟軸心國反共公約，但拒絕加入軍事同盟之規定。蘇俄間諜旋於一九三七年通知克里姆林宮，不必顧慮日方之威脅，長以日軍已陷入中國之泥淖，不足爲患。一九三九年夏季紅軍與日本關東軍在滿蒙邊界之衝突，不過爲地方事件，不致演進爲大規模之戰爭。

當一九四一年八月間日首相近衛文磨提議赴檀島與美總統商討兩國間和平解決辦法時，所有美國親俄份子懷德 (Harry Dexter White)

寇瑞 (Lauchlin Currie) 以及美總統派往中國代表拉鐵摩爾諸人，羣起抗議，函電紛馳，深恐日美接近阻礙蘇俄對遠東策略之實行。迨美國國務卿赫爾決定拒絕日方謀和建議，懷德諸人始欣然色喜。赫爾繼向日使提出懷德所主張十點要求，日方認為條件太苛，謀和無望，不得不訴諸戰爭。按其實際，日本對華戰爭，既已進入此一階段，若接受美方條件，輕易撤兵，即失其安定遠東，抗拒紅流之地位。反之，蘇俄佔領新疆外蒙，擴張其勢力於華北，美國則漠視無睹，噤若寒蟬，似此措施，不啻自撤藩籬，開門揖盜，予史大林以侵略中國莫大之便利也。

第二章 羅斯福姑息共產黨安撫史大

林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俄兩國併肩作戰，美國駐俄大使史太恩哈特氏 (Steinhardt) 曾電告美國政府，謂：對俄人謀求國際親善，殊不可能，俄人志在獲取近利而犧牲將來，種種道德上之觀念，在彼俱無所謂，惟有堅決意志或武力，可以使其就範。美國駐俄大使館暨國務院官員，莫不顧慮蘇俄在美之間諜工作，美國大多數人民對蘇俄及共產黨俱表懷疑態度，而不予信任。惟羅斯福總統對共產黨則非常天真，主張親俄而姑息共產黨徒無所不至，當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委員長堅欲檢舉潛伏於政府各機關中之共產黨徒時，被羅斯福召入白宮，怒形於色而告之曰：余有好友數人，均為共產黨員，閣下謬誤殊甚。美國共產黨首領白瑞德 (Earl Browder) 在一

九五〇年泰汀委員會中作證時，曾修言渠於一九四二及四三年間，向羅斯福所提報告，影響所及，美國對華政策由是改訂，共產黨徒之囂張，於此可見一斑。

第二次大戰開始的兩年中，蘇俄併吞波羅的海沿岸三小國以及波蘭、芬蘭兩國大部份領土；其在遠東，根據一九四一年四月卅一日所簽日蘇中立條約，對日嚴守中立。固然，日軍有事於他方，遠離俄境，自與蘇俄有利，一如美國於珍珠港事變後，切望蘇俄以盟國關係對日作戰，有利於美國。最低限度，蘇俄可以聽任美國利用其遠東基地，攻擊日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羅斯福總統曾對蘇俄駐美大使李維諾夫提出此項要求，國務卿赫爾同時亦向李使交涉，李使奉史大林之命，堅持對日政府中立時，赫爾頗為震怒，駁斥史大林決定之不當，並暗示美國或因此減少對俄物資之援助，但李維諾夫堅定不移，事竟中寢。美軍參謀人員於珍珠港事變後，殷切盼望俄國對日作戰，藉以加速打擊日本，利用西伯利亞東部基地，轟炸日本本國心臟地區，自為合理之戰略，但俄國不顧美方之要求，堅決對日嚴守中立。當時流行一種重歐輕亞之戰略意見，以為戰事重心在歐洲，德國一敗，日本絕難倖存，一切措施均先歐後亞，故對俄交涉，重在全力援俄，不惜作種種讓步。美方雖再三提出供給俄方戰略物資藉以換取俄方合作，俾美國可以利用西伯利亞遠東基地，對日作戰，羅斯福總統會再三向史大林直接函電交涉，並派員赴俄力爭，史氏對羅斯福之要求，僅接受美方供給物資之諾言，謂俄

國西線需要物資如何孔亟，而對東方戰場則隻字不提。一九四二年七月六日羅斯福總統特派空軍少將布拉德萊 (Follet Bradley) 面謁史大林，洽商蘇俄在遠東合力作戰問題，布氏提議美方派重轟炸機一百架，組成三隊，留駐西伯利亞東部，對日作戰，羅斯福總統對布氏建議認為合理，立予採納，其後雖再三向俄方提出，史氏再三答覆，對一百架重轟炸機之供給，深感謝意，而不及其他。

此項片面有利於俄方之交易，有往無返，任何人均將另作估計。但羅斯福一如在歐戰初期，仍堅持以大量物資援助蘇俄。援俄之議，原由羅斯福總統親信霍金斯氏 (Harry Hopkins) 赴俄接洽，霍氏在俄得史大林之特殊優遇，力主無條件援俄。羅斯福總統信任霍氏，始終不惜代價，無條件援助蘇俄。霍氏固非共產黨員，亦非親俄份子，惟堅持非與蘇俄合作，不能擊敗德日，並深信惟一取得史大林歡心之道，厥惟不計代價，盡其所欲而予之。故自大戰初期，美國大批軍用物資開始運俄，數字之大，實屬驚人：一千五百萬噸之物資，二千五百艘船隻，千千萬萬輛汽車、載重汽車，以及其他工業品暨糧食，源源向蘇俄輸送。戰事進行期間，百萬磅原子彈材料，亦不受限制，運往蘇俄。其後俄人膽敢將大批秘密文件，無論為煉油說明書或空中堡壘藍圖，以及其秘密照片，裝箱由蘇俄大使館派員押運，送往俄國。為滿足史大林之願望計，美國船隻，滿載軍用物資，向俄國西北港口墨曼斯克 (Murmansk) 輸送，常遭德國海軍艦隊暨空軍

轟炸機之襲擊，損失慘重，甚至每三隻船中恆有一艘被擊沉沒。霍金斯面對此項損失，深感憂慮，良以船隻損失率遠較造船率為高，向墨港運輸之議，不得不暫行停止。史大林亦知美方損失重大，但羅斯福總統及霍金斯均不敢將停運情事明告史氏。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羅斯福總統於致電英首相文中有謂：吾人寧願此際遭受損失，以免妨礙吾人對俄之關係云。

上述援俄熱情，引致若干重要問題之提出，究竟大批租借法案下之物資運往俄國，目的何在？其對世界和平，究竟有何貢獻？

耶魯大學教授斯璧克門氏在其一九四二年出版書中，提出前列問題，並附答案。斯氏認為一國外交政策，應以國際現實關係，即權力問題為憑藉，斯氏力持美國政策之目的，無論對歐對亞，須維持權力之均衡；吾人所以捲入戰爭之主因，要為大洋與太平洋彼岸之權力失其均衡；吾人戰爭目的，應為恢復權力之平衡，既不應毀滅德國，亦不應毀滅日本；否則，歐洲與遠東，難免轉失於蘇俄。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羅斯福總統在西非白宮(Casablanca)會議中，向全世界宣佈同盟國戰爭目的，須迫德、日兩國無條件投降。據赫爾國務卿聲言：羅斯福總統之宣言，非特使國務院驚異，英首相邱吉爾亦為之震驚。羅斯福總統之子愛理奧特身歷其境，謂其父某日進午餐時，忽得無條件投降字句，並謂：當然，此正為俄人所追求，史大林或能自求得之。此種短視策略，竟將東歐及大部份亞洲，斷送於蘇俄帝國主

義者之掌中。

美國海軍部長福瑞斯陶(James V. Forrestal)對同盟國爭取勝利方略，頗表不滿。渠深知無條件投降，勢必摧毀德、日兩國，而將國際均勢推翻，使蘇俄獨享其利。至於德、日兩國面對此苛刻條件，不得不堅苦憤發，作戰到底，不啻將戰事延長，使美國人民死傷加重。

早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間，史大林首向侯萊將軍(General Patrick Harley)表示，蘇俄於戰敗德國後，將參加太平洋戰爭，制服日本。一九四三年十月間，赫爾國務卿赴莫斯科外長會議時，史氏又重申其對日作戰諾言，均係出於自動，惟空言承諾，並無任何具體要求。

羅斯福認為為顧及戰事順利進行計，英美與蘇俄必須和衷共濟，以同等盟國對待蘇俄，加以信賴。邱吉爾則認為戰爭為執行國家政策之工具，一國加入戰爭，並非為戰爭而戰爭，必須有確定目標，目標達到，方為勝利，故於戰事進行期間，恆以戰後情勢為慮，深恐英人之血汗與熱淚，為戰爭白流。羅斯福總統則不然，以為美國資本主義制度與蘇俄共產主義制度可以並行不悖，共產主義之威脅，不若納粹為患之甚，而於戰後世界局勢之發展，並未顧慮赤化之危機。因此，對於戰後情勢，徒具幻想，而缺乏公正永久和平之計劃。其對史大林及蘇俄意向，看法極其天真，一味親俄，而不防範。反之，蘇俄則利用機會，作種種不關重要之讓步，如取消第三國際，開放教堂，並對少數已被吞併之國家，鬆弛其管制，藉以博取美方及國際之同情。

羅斯福對前駐蘇俄大使蒲立德有言曰：余認為史大林除對其國家之安全外，他無所求，將為世界民主與和平而合作。又對波蘭領袖米科拉斯基(Stanislaw Mikolajczak)曰：史大林為一現實人物，當吾人論斷蘇俄行為時，吾人必須切記其政府對國際關係，僅有兩年經驗，余確信史氏非一帝國主義者。羅氏認為蘇俄缺乏政治經驗或帝國主義之意向，其估計錯誤，莫有甚於此者。羅氏力謀避免使史大林懷疑英美意向之措施，反對西方建立外圍國家，藉以隔絕蘇俄之企圖。其實羅氏之天真恰與史大林奸狡之計謀成為不幸而相反之對照。德黑蘭會議前夕，史氏低首下心，請羅氏下榻於俄國駐伊明大使館內，其本人不惜搬至大使館內一小屋，讓出使館正房予羅氏居住。羅氏初不解其用意，以為史氏欲與疏遠，竟不惜以取笑邱吉爾以博取史氏之歡心。迨史氏改容歡笑，羅氏始釋然於懷。自是以後，羅氏關係異常親密，羅氏呼史氏為「約叔」(Uncle Joe)而不名。羅氏以為已獲得史氏友誼之信念一節，對其在德黑蘭與雅爾達兩會議期間所採之政策，有莫大之影響。

蒲立德大使事後有言，略謂：「美國政府自一九四一年以愛好和平之民主國家對待蘇俄，為美國有史以來最慘痛之錯誤。基於此項與事實相反的論據而探定之外交政策，罔顧美國人民切身之利害，而任令獨裁者史大林得以達到其征服世界之目的。」由是可知，羅斯福之夢想，卒助長史大林建立之帝國，遠較前此帝俄沙皇征服之版圖，尤為強大。